

试析《变形记》中所揭示的各类关系的全面异化

李佩芸

(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内容摘要】《变形记》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因为深刻地揭露了西方社会的“异化”现象而广受评论界关注。本文从表现主义入手,论述了“异化”现象,分析了《变形记》中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我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全面异化,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关键词】卡夫卡 《变形记》 异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5-0173-02

一、引言

表现主义力求突破表象,表现事物的内在世界。其特征为:1.抽象化 2.变形 3.时空的真幻错位 4.象征和荒诞的手法。表现主义的创作遵循“表现论”美学原则,反对“复制世界”,即不把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作为真实的依据,而主张凭认真“观察”和重新思考去发现或洞察被习俗观念掩盖着的,而为一般人所不注意的真实。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并当之为表现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变形记》被认为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

《变形记》的主人公是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他从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从此,他成了家庭的一个沉重包袱,甚至被认为是一家人“一切不幸的根源”。格里高尔变形后,外形虽然完全变成了“甲虫”(即非人),但内心仍然是人,能观察、判断和思考。他虽然生活在家人当中,却举目无亲、有苦难言,再也没有特殊温暖的感觉,以至在苦闷和悲哀中绝食死亡。人变甲虫固然荒诞,但人在社会中像甲虫一样生活,有着类似甲虫一样的遭遇。由“人”变“虫”,预示着小人物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变形乃是身不由己,是一切倒霉人物孤独和悲哀,无法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象征。作品通过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以及变形后的遭遇及悲惨结局,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表现了人性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机器生产和生存竞争的高压下,人被异化为非人,人的本性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人接受不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容纳不了人。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

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四种关系的全而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

二、异化现象

异化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

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重重迫害下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以至产生异化的现象。格里高尔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巨大异化压力下的人的典型代表,寄托了作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沉的哲学思考。这正如心理学家斯金纳所说,20世纪有这样两种荒唐的现象:“一是机器看来愈来愈像有生命的东西;二是生命有机体越来越像机器。”的确,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也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即人和物的异化。

三、艺术特色

表现主义文学强调描写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潜意识,用特殊手法来反映现实世界。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

* 作者简介:李佩芸(1966-),女,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之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合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组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梦魇般的非现实却又好像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超现实图画,这是卡夫卡小说最根本的艺术特色。《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这一人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是资本主义社会人被异化的现象的真实写照。人变甲虫,如果从现实意义的真实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卡夫卡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认识,并运用自己的独创形式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表现出来。人变甲虫,是在更高的真实上表现人的价值的丧失,因为它表现了人在那不合理的现实中极端无能为力,卑鄙到了那种可怜的程度——简直变成了一只虫子!这就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真正有人性的人只能像虫一样生活。

四、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部分与整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自从有阶级以来,这种关系就不断地处于摩擦、冲突、对立之中,特别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随着工业、科技的高度发展,物质的不断积累,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异化成了物、动物、非人。在《变形记》中,卡夫卡运用幻觉、梦境、错觉以至扭曲、变形的手法重新把生活加以歪曲、变形,使人觉得荒诞、不可思议。然而透过这种迷惑才能让人看到生活的真实。他揭示的是一种普通的人类生存状况。主人公格里高尔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不能自食其力,就犹如甲虫,遭人厌弃。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正如马克思给“异化”所下的定义那样:“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使人更加依赖物质,转而为物质的奴隶。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

五、人与自我的关系

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作者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理性等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自我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因此在作品中大量表现人物意识的混沌与虚幻。格里高尔从未真正认识自己。变形前他太忙了。为了谋生,他不得不那么卑微、那么怯懦、那么痛苦。在变形的过程中,人身体的各部分和他的整体是逐渐分离的。《变形记》是荒诞不经的,它表现的主题是: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格里高尔在“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他想找回生活的乐趣、自我的价值,但彻底失败了,变成了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

人的变形,是自我“异化”的一种写照。人的习性渐渐消失,而“虫性”日益增加,仿佛格里高尔异化出人的世界后,倒是在动物的世界里找到“虫”的自我。大甲虫是一个绝妙的艺术象征,它象征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它象征了自我的一种怯懦、逃避和封闭。

六、人与人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的高度发展,“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扼杀了人们智力、体力和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一切潜在可能性”。总之,当劳动和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处于对立状态时,劳动是异化的,劳动产品也是异化的;当“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为手段时,人是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异化的。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他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可是他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形变而心未变,他的家人形未变却心变了。他同家人的关系是当时人们绝望的处境的一个折射。从这点上说,反映了当时的人们是人形而“虫”心。格里高尔变成甲虫,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人的异化,人性异化,人际关系异化。

七、结语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象征、荒诞的手法展现了一个异化世界,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人之间被异化的关系。作品通过格里高尔变形后的内心体验,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中人性的“异化”,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恐惧感、孤独感、陌生感、无奈感的悲哀。生前兢兢业业、胆小怕事、与世无争,变形后自惭形秽,无助地爬来爬去,懊丧、难堪、孤独、痛苦、焦虑、忧伤,十足的精神上的“可怜虫”。卡夫卡凭借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特殊体验和心理感受,运用梦幻的、变形的、扭曲的特殊形式,来更深层次地揭示人类所生存的环境,揭示现代西方人的深层的心理骚动、内心反应以及精神危机。

参考文献:

- [1]卡夫卡.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3]李渝凤.一个陌生的世界——《变形记》的人物关系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 [4]张琨.荒诞的形式,深邃的寓意——读卡夫卡《变形记》[J].师范教育,2004(6).
- [5]刘华.荒诞与真实——卡夫卡的《变形记》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4(4).